

布勒克兰特城的毁灭

〔法〕儒勒·凡尔纳著 伍蔚典译



布勒克兰特城的毁灭

BULEKELANTECHENG DE HUIMIE

〔法〕儒勒·凡尔纳著

伍 蔚 典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313X27/67

布勒克兰特城的毁灭

〔法〕儒勒·凡尔纳 著

伍 蔚 典 译

责任编辑：杨实诚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9.75 印数：1——18,600

统一书号：R10280·89 定价：0.95元

人 物 表

巴尔萨克——法国议员，考察队队长

波特里耶——法国议员，考察队副队长

阿美杰·弗罗拉斯——《法兰西扩张报》驻考察队特派记者

沙多雷——考察队医生

比耶尔·马尔色雷——护送考察队的骑兵队队长，大尉

巴克斯顿·格列诺尔——英国勋爵

波赛恩——考察队成员之一

约翰·巴克斯顿——勋爵的长子，殖民军大尉

路易斯·罗伯尔特·巴克斯顿——勋爵的次子，银行办事处经理

冉娜·巴克斯顿(化名莫尔娜)——勋爵的小女儿

阿任诺尔·德·逊伯林——勋爵的外孙

盖里·基列尔(原名威廉·费尔赖)——布勒克兰特城的独裁统治者，国王，勋爵的过继之子

马尔塞尔·卡马雷——布勒克兰特城的工程师，发明家

东加勒——冉娜雇用的向导兼翻译

楚木庚——冉娜雇用的向导兼翻译

爱德华·鲁弗斯(化名拉库尔中尉)——布勒克兰特大尉军
官

莫立勒——打进考察队的奸细

根耶拉——巫师

玛 丽——黑人女孩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中央银行抢劫案	(1)
第二章	考察队	(12)
第三章	巴克斯顿·格列诺尔勋爵	(22)
第四章	《法兰西扩张报》的第一篇通讯	(41)
第五章	阿美杰·弗罗拉斯的第二篇通讯	(48)
第六章	阿美杰·弗罗拉斯的第三篇通讯	(56)
第七章	锡卡索	(65)
第八章	莫立勒	(70)
第九章	上级的命令	(82)
第十章	新的卫队	(93)
第十一章	怎么办	(104)
第十二章	坟墓	(116)

第 二 部

第一章	布勒克兰特	(135)
-----	-------	-------

第二章	风驰电掣.....	(152)
第三章	魔王.....	(161)
第四章	从三月二十六日到四月八日.....	(180)
第五章	新的监牢.....	(189)
第六章	马尔塞尔·卡马雷.....	(196)
第七章	布勒克兰特的工厂.....	(213)
第八章	太空中来的呼吁.....	(224)
第九章	灾难.....	(235)
第十章	弗罗拉斯的主意.....	(242)
第十一章	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257)
第十二章	盖里·基列尔.....	(266)
第十三章	浴血奋战的一夜.....	(273)
第十四章	布勒克兰特的覆灭.....	(285)
第十五章	尾 声.....	(296)

第一章

中央银行抢劫案

这桩大胆的抢劫案，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如此的犯罪行为是不多见的。这就是有名的“中央银行案件”。

抢劫案发生在坐落于伦敦商场附近的中央银行德克办事处。办事处的经理那时是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先生。

这个办事处设在一间用橡木柜台隔成不相等的两部分的大厅里。进门靠左手，在栅栏后面是出纳处，这栅栏又有一扇铁栅门与营业员办公的地方相通。长橡木柜台右边尽头有一扇转门，这是由顾客排队处到营业厅的通路。办事处经理的办公室，则在营业厅的深处。一条走廊把营业厅和这幢大楼的公共前厅连接起来。

前厅的一头通过看门人的住房的门口；另一头，在主楼梯旁边，有双扇玻璃门通往地下室和后楼梯。

这场神秘的抢劫案，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发生的。

这一天的下午四点四十分，办事处的五名职员在进行日常的工作。出纳员在栅栏后清点现金：共有七万二千零七十九英镑二先令四便士。再过二十分钟，他们便要结束一天的营业，各自回家去了。

此时，门被推开，走进一个人来。他一眼扫过营业厅，半边身子转过去，向外面做手势：将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伸出，很明显地表示“三”这个数目。无疑这是给外面柏油马路上的同伙发暗号。

他发了暗号之后，把门关上，走了进来，站在一个顾客后面，似乎要等那个顾客办完事，他也要办事。

两个闲着的职员之一站起来向他问道：

“先生，您有什么事？”

“谢谢，”这新来的顾客答道，“我等一等。”

那职员坐下，继续干他的事去了。新顾客在那里等待。谁也没有特别注意他。

不过，这顾客的外貌十分奇特。他是一个彪形大汉。肩膀宽阔，看来，力气不小。黑黑的脸膛，蓄了一部淡黄色的华美的大胡子。他的社会身份很难断定，因为衣服被长披风盖住了。

他前面的顾客办完事之后，他就走上前跟职员攀谈起来。原先那个顾客把门拉开，走出了办事处。但是，门马上又打开了，又走进一个人来。这第二个新顾客和

第一个一样奇特：同样的高个子、宽肩膀，同样的黑脸大胡子，穿着同样的长披风。

第二个顾客的举止也和第一个一样：他耐心地等在后面，轮到他了，他便和职员谈起话来。他前面的那个顾客往外走。

几乎和前一次一样，那顾客刚出去，门马上又开了，走进第三个人来。他也站在后面。这人中等个子，宽肩体壮，脸膛通红，胡子乌黑。和前面顾客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

终于，最后一个办完了事，走出去了。门口同时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人都穿着长外套，红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

他们两人进门的方式颇为奇特：稍高的那一个走在前面，刚跨进门，便停住了脚步，挡住了后面那一个。后面那人在门把手上作了一个神秘的动作，假装他的衣服挂在那上面了。这一动作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门很快地又关上了。但是门外的把手却不翼而飞。这样，谁也休想从外面进来了。除此之外，门上还出现了一张“停止营业”的《通告》。

办事处的职员们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已与外界隔绝了。

两个不太忙的职员来应酬这几位刚到的顾客。其中

的一个正待跟职员办事，与此同时另一个稍高的说要找经理谈谈。

“我去看看他在不在，”一个职员说道。

他往里面去了一会，马上便出来了。

“请进！”他推开橡木高柜台尽头的转门。

那稍高的顾客到经理室去了。职员给他带上门，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经理先生和来客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办事处的职员们事后都宣称：关于这一点，他们毫无所知。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两分钟，稍高点的来客又出现在经理室门口，并且不慌不忙地叫道：

“劳驾，经理先生要找出纳员谈谈。”

“好的，先生，”一个职员应声答道，然后转身喊起来，“斯多尔！经理先生找您！”

“就来！”出纳员答道。

出纳员以他的职业所特有的仔细态度，从容不迫地把装在一个皮包里的钞票和三个钱袋里的硬币放进保险柜，“砰”地关上保险柜沉重的铁门，再关上他的小窗，然后走出他的栅栏，又认真地把栅栏的门锁好，才往经理室走去。在门口等他的客人给他让开路，然后跟着他进了经理室。

斯多尔进了经理室，惊奇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

还没有来得及解开这个谜，正在狐疑之际，一双铁钳似的大手掐住了他的咽喉。他想挣扎和呼救，却无能为力。那致命的双手越掐越紧，直至使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这一场凶猛的进攻战，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营业厅的五名职员，仍旧在平静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四个人和站在高柜台那边的顾客打交道，第五个人在全神贯注地算账。

这边，稍高点的来客，揩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然后俯下身来审视他的猎获物。他相当利索地把出纳员捆起来，堵住了他的嘴。

一切停当之后，他把门稍微打开一点，向营业厅投去一瞥锐利的目光。他感到很顺利，咳嗽了一声，似乎在引起其余四个来客的注意。然后，“霍”地一下把门打开。

无疑地，这是事先约好的全面开始抢劫的暗号。他一个箭步冲进了大厅，如猛虎擒羊一般掐住了会计师的咽喉。站在柜台尽头的那位顾客跳进门，把他面前的职员打倒在地。其他三个顾客中的两个隔着柜台各抓住一个恭顺的对谈者，把他们的脑袋往橡木帐桌上猛撞。另外那个最矮的顾客，则跳上帐桌，掐住了第五个营业员的脖子。

没有发出任何叫喊声。一场格斗持续了不到三十秒钟。

战斗结束。办事处的职员们都已失去了知觉。

连抢劫计划的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进攻者们从口袋里掏出了各种必要的工具，给失去了知觉的职员们嘴里塞上棉花，再用绳子缚住，也不管他们会不会闷死，他们的双手也被反绑起来，双脚被牢牢捆住，躯干也被铁丝缠了起来。

这一切是在一瞬之间完成的。五个进攻者一下子就把事情办妥。

“放下窗帘！”曾请求和经理会面的那个人下令了。显然，他是这一伙人的头目。

三名强盗急忙奔向橱窗边的铁把手。护窗板开始下降，渐渐地挡住了街道上的喧闹声。

于是开始分赃。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和债券撒满了镶木地板。钞票和黄金按强盗的数目分成了五堆。

“等一下！”他们的头目叫道。“我们先说好：我先离开，你们留在这里。然后，”他指着通向营业厅后面的走廊补充道，“你们从这里出去。走在最后的人要把门闩严，再把钥匙丢进排水沟里去。”他又指着经理室，“不要把这个笨蛋忘记了。明白了吗？”

“是，您放心吧！”喽罗们答道。

“披风扔在屋角里。让他们在这里找到吧。只要不在我们身上找到就行了。至于在什么地方集合，你们已经知道了……出发！”

五点半的时候，银行的稽核员拉卓先生给德克办事处挂了一个电话，但没有得到回答。原来，强盗们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铃声引起邻居的注意，把受话器摘掉了。稽核员责备了一番电话局的话务员，便释然于心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打不通，而且电话局一再声称是德克办事处无人接电话。拉卓先生派了通信员去德克办事处查问，六点半钟，通信员回来了。他说：德克办事处已经关门，而且里面空无一人。

稽核员感到很奇怪：现在是月底了，一般情况下，职员们都是干到晚上九点的。

于是，报警的电话立刻传遍了四面八方。八时左右，一队警察在请来的一名钳工的帮助下，打开了德克办事处的大门。

读者已经知道，他们在那里会看到什么样的情景。

警察局的调查工作立即开始了。幸运的是，办事处的职员一个也没有死。当救护车开来时，他们都处于半窒息状态，躺在地板上。

经过长时间的急救，他们终于恢复了知觉，但他们

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五个蓄大胡子、穿长披风的人向他们进攻，把他们打倒。除此而外，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职员们的诚实程度是无可置疑的。五件外套还堆在屋角里，似乎强盗们故意要给自己留下罪证。然而，经过苏格兰场*第一流的侦探们仔细检查，这五件外套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披风是用普通的布料做成的，连成衣店或百货店的商标都没有。

侦探先生徒劳了一顿。尽管他再三询问证人们，但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最后一个重要证人是这幢楼房的看门人。银行办事处的门是从里面锁上的。这就是说，犯罪分子一定是穿过前厅出去的。那么看门人一定会看到过他们。但是看门人宣称，他在这一天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经再三回忆，他叫出四个住户的姓名来，这四个人是在案情发生前后通过前厅的。他们立即受到传讯。但后来证实，他们是外出吃饭去的，没有可怀疑的地方。

看门人还提到一个送煤工人。这人是在七时半，即警察到来之前不久，背着一个大袋子出现的。看门人对他的引起了注意，是因为他的煤送得不是时候。他坚持说

* 苏格兰场——伦敦街名。因为是伦敦警察局所在地，故用作伦敦刑事警察总局的代称。

五楼一个住户要他送来，看门人只好放他进去，并指给他通往五楼的后楼梯。

送煤工人上楼去了。但过了一刻钟左右，他又背着袋子下楼来了。看门人问他原因，他说他把地址搞错了。说话时喘着气，正如一个背着沉重的东西爬了五层楼的人那样。在街上，他把口袋放进手推车里，然后不慌不忙地推着车走了。

“您知道他是哪个煤店的工人吗？”侦探问。

看门人不知道这一点。

侦探传讯了五楼那位住户。“送煤人”确实在七点半左右按了这一家的门铃。女工告诉他地址找错了，他也不再坚持，马上就下楼去了。然而看门人和这位住户提供的线索还有矛盾。因为据那女工说，那个人根本没有背什么口袋。

“他把口袋放在楼下了。”侦探解释说。

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完善，因为他们不久便在楼梯下的地下室找到了一堆煤。很显然，那神秘的“送煤工人”把他背来的东西倒在这儿了。但是，据看门人说，他在离开时，口袋里的东西仍和进来时一样大小。那么，他背走的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暂时不去管他，”侦探回避着他无法解答的难题，“我们明天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他在追寻着自以

为更重要的线索，不愿岔开。

确实，几名职员都在。但办事处的重要人物，即经理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先生却失踪了。

职员们对这点不能做出任何解释。于是，结论很自然地就得出来了：既然办事处是被五个乔装的强盗所抢劫的，那么，在办事处必然有内线同伙；这个同伙当然不是别人，而是经理本人。

这样，在对案情的详细研究还未结束之前，对中央银行德克办事处的经理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的通缉令便马上发出了。他的相貌特征被用电报通告到四面八方。

罪犯们还不可能离开英格兰，无疑可以在国内或港口把他们抓住。侦探们对破案的前景很乐观，于是回家睡觉去了。

这一夜，五名黑脸膛的男人，有的留着胡须，有的刮了脸，在南安普敦下了从伦敦开来的特快列车。他们从行包房取出几个包裹和一口沉重的大箱子，雇了一辆马车，便风驰电掣地往码头奔去。那里有一艘轮船在等着他们，轮船的烟囱正冒着浓烟。

早晨四时，涨潮了。这时南安普敦全城还在梦乡里，并不知道德克办事处的事件。轮船驶出了港口，绕过防波堤，向大海进发了。船里装着各种并不违法的货物，